



□ 古傲狂生

**萧墙** 萧墙是古代国君宫室大门内(也有一说是大门外)面对大门的门屏,和后代民居大门内的照壁有点相似。《论语》曰:“吾恐季孙之忧,不在颛臾,而在萧墙之内也。”圣人的加持,让萧墙成了十分有名的墙。

**女墙** 刘禹锡诗云:“淮水东边旧时月,夜深还过女墙来。”女墙也叫女垣、女儿墙,是古时城墙上面呈凸凹形、连续排列的齿形矮墙,作用是守城士兵瞭望来犯之敌,同时又可作为掩体。

**胸墙** 胸墙是齐胸高的矮墙,战争时在掩体前面和战壕边沿用土堆砌起来的矮墙。

**墙角、墙脚** 乍一看,这俩是一码事,其实不然。墙脚乃墙的根脚或基石,用以比喻基础。挖墙脚

就是动根基了;而墙角是两堵墙相接而形成的角,王安石有诗曰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”,这里的“墙角”就不能写作“墙脚”。

**椒墙** 宫墙还有个特别称谓叫椒墙。宫墙以花椒和泥涂之,故称。花椒多子,西汉未央宫皇后所居的宫殿名叫椒房,亦称椒室,据说就是用花椒和泥的方法涂抹的宫墙。

**门墙** 门墙本来是指连接大门处的院墙,后来成为门庭尤其是师门的代名词。《论语》里有“夫子之墙数仞,不得其门而入”,夫子墙堪称师门的鼻祖。

**东墙、南墙** 宋玉的《登徒子好色赋》贡献了“东墙窥宋”这条成语,意思是美貌女子倾心于男子,使得“东墙”跟美女结缘;而

一句“不撞南墙不回头”让南墙声名大噪,“南墙”其实就是影壁墙,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用于遮挡视线的墙壁。中国建筑大门一般都是朝南开的,旧时有地位、有势力的人家大门外都有影壁墙,出了门就要向左或向右行,直着走就会撞到南墙;而北墙很少人提,想来国人讲究坐北朝南,北墙靠着内宅,自然无人问“墙”了。

**阅墙** 《诗经》中说:“兄弟阅于墙,外御其侮。”讲的是兄弟虽然不和,却能一起抵御外侮。不过,后人一般用来表达“兄弟不和”之意。

**骑墙** 比喻立场不明确,站在中间,向两方面讨好。它出现得很晚,在现代汉语里常用。

释义

秋天到了,我们经常想到“一叶知秋”,唐人有诗:“山僧不解数甲子,一叶落知天下秋。”“一叶”开始只是泛指,并不是特指哪种树叶,后来渐渐专指“梧桐叶”,比如近代诗人左河水的《立秋》中有“一叶梧桐一报秋,稻花田里话丰收”。

“梧桐与秋天相连,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。”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佟云霞解释说。

战国时期楚国人宋玉《九辩》云:“皇天平分四时兮,窃独悲此凛秋。白露既下百草兮,奄离披此梧楸。”上天将一年四季平分,而我悄然独自悲叹寒秋。白露已经降临百草之上,衰黄的树叶飘离梧桐和楸树枝头。

后世文人于是常用“梧楸”来写秋天的来临。如南朝梁代鲍泉的“露色已成霜,梧楸欲半黄”、唐代李白的“秋叶黄梧楸”“秋色老梧楸”、王昌龄的“金井梧桐秋叶黄”,都通过梧桐叶的变黄写出时序的变化,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转化为可以捉摸的形象;白居易的“夜深醒后愁还在,雨滴梧桐山馆秋”,以梧桐雨声代指心中的愁;刘禹锡《秋声赋》有云:“至若松竹含韵,梧楸早脱”,以梧桐叶落喻秋天到了。

“梧桐报秋”的说法也就沿袭了下来,明代王象晋所著《二如亭群芳谱》记载:“立秋之日,如某时立秋,至期一叶先坠。故云:‘梧桐一叶落,天下尽知秋。’”

『一叶知秋』是什么叶

□ 杨民仆

解析

## “青红皂白”的“皂”是什么颜色

□ 梁文俊

“皂”在如今一般用在肥皂、香皂上面,这些物件好像都跟颜色没有啥关系。可在古代就不一样了,古代“皂”指的是皂角。皂角也就是皂荚树的果实,将其捣碎后有白色泡沫,就跟如今的洗衣粉一样,可以用来清洁衣物。南宋时期,人们还把皂角揉成团,

取名为“肥皂团”。

皂角是红褐色,而皂荚是深褐色偏黑色,由于古人对颜色的区分并不是特别清楚,颜色偏深一些类似黑色的都被称为黑色。因此,“青红皂白”中的“皂”色指的就是皂荚的颜色。

“青红皂白”一词最早出自

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四十四回中:“不想是你二娘屋里丫头偷了,才显出个青红皂白来。”皂白指的就是黑白,比喻黑白分明。

喜欢对称的古人把这两组相互对应的颜色放在一块,比喻是非分明,界限非常清晰。

摘自《阅读时代》

● 理论

什么是湖湘学派?方克立在《湘学研究对象、范围和意义》中对湖湘学派给出了说明,他认为“湖湘学”即“湖湘学派”,是指南宋时期与朱熹的“闽学”、陆象山的“江西之学”、吕祖谦的“婺学”大致相同时代的,以胡安国、胡宏父子和张栻为代表的,在湖南区域产生和传承的一个主张“体用合一”、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理学学派。简言之,湖湘学派就是南宋时期以胡安国、胡宏父子和张栻为代表在湖南地区流传的一个理学派别。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学理和学派概念,它所指称的范围是明确的、有限的。湖湘学派是被包含在“湘学”之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范畴。

湖湘学派的历史源远流长,根植于湖湘大地,承续中原正统文化,是儒家文脉在湖湘大地生根、创造性转换的。湖南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,他对儒家伦理有着“推本太极”的历史功绩。程颢、程颐则是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者,他们使儒家学说向着更具哲理性、思辨性的理学过渡。在湖湘大地真正完成这个过渡的,是湖湘学派。这个过程不是一种巧合,而是濂学北传后

二程之学又南传的结果,正如一副对联所云:“吾道南来,原是濂溪一脉;大江东去,无非湘水余波。”

湖湘学派最重要的特点是重实践的务实学风,他们反对离开实用空谈性命。例如张栻要求把崇尚道学和躬行实践结合起来,还把“进德之序”和道德践履密切联系起来,提出先察识、后持养的方法,主张在道德实践中修养德行。这一点与传统实学是很一致的。湖湘学派的弟子一般不空谈心性哲理,不会堕入佛老直悟本心,一直秉持经世致用的原则。湖湘学派大多“留意经济之学”,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“经济之材”,很多在政治生涯中显示出善理政务的政治才能。正是湖湘学派重务实的教育传统,才能培养出一代代躬身实践、勤勉踏实的湖湘学子们,他们讲求经世致用,注重实践发展,为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胡安国、胡宏父子在当时政治、经济南移之际,在湘创办书院,开设学堂,将书院与学术融为一体,开湖

## 湖湘学派与重务实的教育传统

□ 熊敏秀

湘之学统,湖湘学派就此形成,湖湘学派教育也渐成体系。湖湘学,经世追求的是“极高明”,致用追求的则是“道中庸”,如没有对最高之“极”的追问与探寻,不可能有对兴衰得失的超越性思考。湖湘学派重务实的教育传统反对消极避世、不切实际的出世哲学,而倡导积极入世、关切社会、参政兴邦的经世哲学。因此“传道济民、学以致用”是湖湘学派教育体系之精神指要,“务实笃行”则是其鲜明特征。在湖湘学派重务实教育传统熏陶下,才有“中兴将相、十九湖湘”的气势,才有“若道中华国果亡,除非湖南人尽死”的气度,才有“不怕死、耐得烦、吃得苦、霸得蛮”的气概。

值得指出的是,在历史的长河中,岳麓书院的全盛发展了湖湘学派。由于岳麓书院延续千年办学不辍,湖湘学派因得以积淀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区域性学风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南宋时期,岳麓书院在教育宗旨、教学方法、组织功能上都有特色,为湖湘学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;张栻主教岳麓,开辟了闻名全国的

理学基地,湖湘士子闻风纷纷前来研习理学,从学者众,奠定了湖湘学派在规模上的壮大。可见,湖湘学派的发展与岳麓书院的振兴是同一史实的两面,它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,湖湘学派重务实的教育传统也因岳麓书院而发扬光大。

正是因为湖湘学派重务实的教育传统,才在晚清时局危难之际,涌现出曾国藩、左宗棠、郭嵩焘、胡林翼、罗泽南、刘蓉这些执掌军政大权的湘人,为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。他们并非目不识丁的武夫,而是多出自岳麓书院、城南书院等湖湘书院的读书人,曾国藩等人成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代表人物。他们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,为“同治中兴”的出现创造了条件,也使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在全国发扬开来。

【作者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,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“湖湘学派思想要义及时代价值研究”(2022YBM19)、湖南省社科评审委项目“湖湘学派文化特质及当代传承发展研究”(XSP2023ZXC020)阶段性成果】